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十一

明

神宗皇帝

〔壬午〕萬曆十年春正月免天下逋賦張居正上言帶徵逋賦徒爲民累

百姓財力有限一歲之入僅足供一歲不幸歲歉目前尙不能辦豈復有餘力更完累歲積逋乎有司避責往往移新抵舊年分雜淆小民竭脂膏胥吏飽谿壑甚者不肖有司因而漁獵與其賸民以實奸貪之橐孰若盡蠲以施曠蕩之恩乞諭戶部覈萬曆七年以前積負悉行蠲免帝從之凡免二百餘萬有奇而是時帑藏充盈國最完富

三月杭州兵亂以兵部侍郎張佳胤字肯甫巡撫浙江討定之浙江巡撫

吳善言咸安人奉詔減月餉東西二營兵馬文英劉廷用等構黨大噪縛

毆善言朝議以佳胤才令代之佳胤初知滑縣劇盜高章者詐爲驍騎直入官署劫佳胤索帑金佳胤色不懌低書券貸金悉署游徵名召入立禽

賊以此知名累遷宜大巡撫潘五大掠塞外供贖用計服之張居正以爲才故令代善言佳胤甫入境而杭民以行保甲故亦亂

佳胤問告者曰亂兵與亂民合乎曰未也佳胤喜曰速驅之尙可離而二也既至民剽益甚佳胤從數卒佯問民所苦下令除之衆愈張熾夜

掠富室火光燭天佳胤召遊擊徐景星諭二營兵令討亂民自贖禽百五十人斬其三之二乃佯召文英廷用予冠帶而密屬景星捕七人并文英廷用斬之二亂悉定帝優詔褒美

蘇巴爾噶寇義州李成梁擊斬之泰甯部蘇巴爾噶與弟綽哈子布延

圖

舊作卜言
土今改

入犯義州成梁設伏鎮彝堡

在錦州府義州東北

參將李平胡射蘇巴爾

噶墜馬斬之寇大奔綽哈等慟哭去自是敵數入成梁等數敗之輒斬其魁又時襲擊于塞外敵少戢

夏四月京師旱疫

彗星見

六月丁亥朔日食

加張居正太師以前禮部尙書潘晟

新昌人

兼武英殿大學士禮部侍郎余

有丁

字丙仲
鄞人

兼文淵閣大學士並預機務晟尋罷

居正臥病四閱月不愈

百官並齋醮爲祈禱

修撰王家屏戶部主事顧憲成不往
憲成同官代之署名憲成聞驢
往手則去之王家屏字忠伯大同山陰人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

南都

秦晉楚豫諸大吏無不建醮帝命張四維等理閣中細務大事卽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後憊甚不能徧閱然尙不令四維等參之會遼

東奏捷加居正太師

先是居正以十二載滿加太傅明世宗臣無異拜三公者自居正始

已而居正病革自度不起

乃薦晟有丁自代晟素貪鄙不厭清議馮保素從受書彊居正薦之命

下甫五日爲言者交章劾罷

張居正卒

諡文忠

帝愴悼輟朝諭祭九壇視國公兼師傅者贈上柱國命

四品京卿錦衣堂上官司禮太監護喪歸葬

居正當國務專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故神宗

初政起處振綱紀修明海內殷阜居正力也然威權震主好諛自尊士大夫始譽以伊周五臣繼竟擬之舜禹居正恬然不爲怪晚益褻褻黷陟多出愛憎左右頗通賄賂議者謂其昧寵利居功之戒所以身死未幾即致禍敗初帝在講筵讀論語色勃如也誤讀爲背居正連屬聲曰當讀作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此帝益心憚居正時比之霍氏膠乘云

秋八月皇子常洛生

即光宗

恭妃王氏出

妃初爲慈寧宮宮人年長矣帝過慈寧私幸之有身故事宮中承寵必有賞賚文書房內閣即

記年月及所賜以爲驗時帝諱之故左右無一言者一日侍慈聖宴語及之帝不應慈聖命取內起居注長帝且好語曰吾老矣猶未有孫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貴當分差等耶是年四月封恭妃及是遂生皇長子
帝御殿受賀頒詔大赦

冬十二月太監馮保以罪謫爲奉御安置南京初保內倚太后外倚張

居正專擅威福帝有所賞罰非出保口無敢行者帝積不能堪然迫于

太后居正不能去也及太后歸政居正又卒保失所倚然猶肆橫如故

潘晟既罷保方病起顧曰我小恙遠無我邪皇長子生保欲封伯爵張四維以無故事難之擬廢弟姪一人都督僉事保怨曰爾由誰得今日而負我其恣如此

東宮舊閹張鯨

素害保寵謀去之其同事張誠向爲保所惡斥于外至是復入兩人乃

爲保與閹臣表裏爲奸擅竊威柄其惡已

總使非張
鯨使閭密
列其罪狀
神宗亦未
聽然鯨之
龍故本願
獲申遂乃
估凶滋甚
蓋官豎原
無善類其
互相攘奪
原不過為
同上行私
一保去而
結且愈深
固其後李
糾等抗論
轉以爲宗
詞報復曲
庇奸囑社
風城狐熏
權已難爲
力況從而
假其聲勢
無怪醜孽
之日益繁
也繼光嗣

伺間陳保過惡並發其與張居正交結狀帝猶未發會御史江東之

首劾保黨錦衣同知徐爵帝下爵獄論死李植

大罪帝震怒謫保南京奉御籍其家金寶巨萬東之并糾吏部尚書梁

夢龍

被論得罪去于是彈擊居正者紛起矣

以嚴清

不附麗居正及籍馮保家得廷臣餽遺錄獨無清名帝深重之會梁夢

龍罷即以清代日討故實辨官材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

外師其廉儉書問幾絕甫半歲得疾歸

改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于廣東繼光在薊鎮十六年當國大臣徐階高

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居正尤事與商推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及

是居正歿甫半歲給事中張鼎思言繼光不宜于北閣臣擬旨遽調之

廣東繼光悒悒不得志赴粵踰年即謝病歸居三年卒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

〔癸〕十一年春三月追奪張居正官階

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

專主守邊防修舉繼之者雖其政去數十年得無事則著紀敘新書練兵事實談兵家道用爲萬歷末追臨武得

繼光更歷南北並著聲在南方戰功特著北則

于兵法且
在蒞鎮年
久邊防修
畢克著成
勞豈得謂
之不宜居
北即張居
正前此與
無掣肘實
由繁懷國
事而非跡
涉私交不
罪繼光并
居正乃言
路惟知
居正秉鈞
往事遂爾
過事吹求
妄加誣毀
凡所獎准
悉欲以鼎
中傷一言
移繼光遠
地止關
一時私
家不計
才德由神

正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居正諸所引用者斥削殆盡召還吳中行
趙用賢等遷官有差

夏四月張四維罷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為又居正卒始

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

惠澤帝納其言朝政為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

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孽逐四維擢申時行為首輔四維罷歸時行客曰夫首

默而已四維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
四維交計乃已四維歸後服將圖而卒贈太師諡文毅

以許國子維祜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張四維既去申時行

為首輔國素與相善由是政府無間

致仕武英殿大學士徐階卒諡文貞階里居後為高拱所厄及拱罷始得

安帝元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存問賜璽書金幣既而張居正將歸

葬父擬薦階自代未果居正念閣里居者高拱與已有深隙殷士儋多與授職乘間以
出惟階老易與擬薦之自代既念階前輩已還當位其下乃止至

是卒贈太師階以華勤結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委蛇亦不失大節
方嚴嵩劾罷階榜三語于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利賞還公論

由是眾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
舒舒當時翕然稱階為名相

五月我

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克圖倫城

臣等謹按自古帝王真
符所啓瑞應聯珠若玄

宗阿柄下
移請
任清舉
底慶亡乎

島牛領
朱發祥
錫姓愛新
建邦長白
神奇肇迹
與三代開基之始
先後同符
遂我
太祖高皇帝
天臨朱

營大業
縮鴻圖
適會尼堪
外爾
擒兵召
登潛還
後國
我
太祖高皇帝
不得已
以七大恨
告于
上
帝
明
誓
衆
士
師

直爲壯
撫順
來降
遠藩
帝經
底定
商翼
明人
警恆
展戰
軍鋒
遠書
講好
與朝
舉措
光明
俊偉
海足
遠邁
百王

勞莫支
然且垂
成弗取
迨至
明政
不綱
關賊
猖狂
生始
板蕩
我朝
復因
明臣
吳三
桂之
請爲
之雪
恥除
兇其

有德于
明者至
深且厚
臣等仰
惟
鴻業
所由
成欽
依例
特書
以彰
大略
用昭
我國家
盛德
凡六

典開而
劉倫一
役名正
言順
實爲
鴻業
所由
成欽
依例
特書
以彰
大略
用昭
我國家
盛德
凡六

師順動
仁義兼
資以及
掃蕩
鯨鯢
施恩
勝國
事與
明紀
有關係
並依
次恭
載大略
用昭
我國家
盛德
凡六

尤爲隆
古所未
有又豈
漢唐
列式
廓鴻基
得天下
之正
初長白山
在吉林
烏拉城
東南
廣互
千餘
里東
自

之東有
布庫哩
山山下
有池曰
布勒瑚
里相傳
有天女
三長曰
恩古
倫次曰
佛庫

倫浴于
池有神
鵲啣朱
果置季
女衣取
而吞之
遂有身
尋產一
男生而

能言體
貌奇異
及長母
告以故
命以愛
新覺羅
爲姓名
曰布庫
哩雍順

以小舫
乘之令
順流而
下至河
步登岸
端坐其
地有三
姓方構
兵或汲

于河見
而異之
歸語衆
人往觀
詢知所
由來皆
驚曰此
天生聖
人也遂

迎昇至
家三姓
者議曰
我等盍
息爭推
此人爲
主以女
伯哩妻
之奉爲

貝勒其
亂乃定
于是布
庫哩雍
順居長
白山東
鄂謨輝
之野鄂
多理城
國號曰
滿洲實
爲我朝
開基之
始數傳
後有名
樊察者
以國人
弗靖遁
于荒野
追者將
及之有
神鵲止
其首追
者疑爲
枯木遂
得免後
傳至

肇祖原皇帝

興祖直皇帝

景祖翼皇帝

顯祖宣皇帝相繼嗣興威服諸部

景祖居赫圖阿拉地兄弟六

人築城分居號甯古塔貝勒時有望氣者言滿洲將有聖人出戡定衆亂統一諸國繼而

顯祖嫡妃喜塔喇氏以明嘉靖三十八年己

未歲誕生

太祖高皇帝天表非常勇略蓋世號爲聰睿貝勒時

諸部爭奪不已

太祖恩威並用漸次削平會蘇克素護河部圖

倫城有尼堪外蘭者陰構明總兵李成梁引兵攻古呼城主阿泰章京

阿泰妻乃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

景祖聞警恐女

孫被陷偕

顯祖往救先後及古呼城城中守禦甚堅成梁不能

克尼堪外蘭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并

害

景祖

顯祖

太祖聞之赫然震怒往詰責明邊

吏明人尋歸

二祖喪至是

太祖年二十有五思復

祖父讐乃以

顯祖遺甲十五副起兵征尼堪外蘭于圖倫城

尼堪外蘭遁于嘉班遂克其城而歸旣而復進征嘉班城尼堪外蘭乃

逃于鄂勒歡築城以居

事在是年八月

太祖尋復進克鄂勒歡城尼堪外

蘭遁入邊

太祖遣齋薩率四十人索之邊吏執以畀齋薩遂斬

之而歸自此歲輸銀幣通和好焉

事在丙戌年

多十一月己卯朔日食

十二月慈甯宮災

〔甲申〕十二年春二月京師地震

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御史屠叔明請釋革除忠臣外親後裔詔

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

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後光宗嗣位併奏子潛戚屬後裔俱放還

夏四月騰衝遊擊劉綎顯之子討平隴川賊初緬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

嘉靖中孟養水邦酋攻殺緬酋莽紀歲分有其地紀歲子瑞體奔洞吾母家爲之後事以計僉總大古喇遂復八緬陷孟密併孟養勢益彊于是水邦蠻莫諸部皆叛附之大古喇地在洞吾南濱海與佛郎機鄰蠻

莫孟密分地在蠻哈山下萬歷中析置安撫司後廢遣人招隴川宣撫多士甯士甯不從而記室岳鳳方

用事鳳江西人行賈隴川驍傑多智士甯妻以妹使爲記室屬煽士甯而奪之機欲降緬遂誘士甯而酖之并殺其妻子

奪金牌印符受瑞體僞命代士甯爲宣撫既而瑞體死子應裏嗣鳳導

之入寇窺騰越永昌諸處已陷順甯本滿蠻地元置府今府屬雲南指揮吳繼登等戰死事

聞詔以綎爲騰衝遊擊鄧子龍豐城人爲永昌參將提兵往討當是時迤

西諸部皆叛以兵助緬進逼姚關

在甸灣土州北接順甯界

勢甚盛會緹子龍兵至諸

土兵亦大集緹與子龍大破之攀枝花地

在姚關南

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

餘鳳大懼乃令妻子及部曲來降緹責令獻金牌符印及蠻莫孟密地

而分兵趨沙木籠山

注見前

先據其險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可脫

遂詣軍門降時諸部蠻視鳳爲向背緬亦倚鳳爲心腹鳳既降諸部俱

殺緬使來歸緹率兵進緬直抵阿瓦

城名爲緬中五城之一

應裏退走阿瓦酋猛勾

詣緹降猛勾應裏從父也遂班師獻俘于朝鳳伏誅

未幾緬復熾進據孟養蠻莫官軍戰卻之巡撫陳用

寶築八關于騰衝列兵戍守募人至暹羅約夾攻緬久之緬爲暹羅所困勢頓衰然近緬諸部仍服屬之終明世不能復

籍張居正家

御史羊可立

汝陽人

復追論居正構陷遼王王妃因上疏訟

寃言遼邸金寶悉入居正家帝命司禮監張誠等詣荊州籍居正家守

令先期錄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括其親族所有得

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

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

正母年逾八旬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于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

贍其母而盡削居正官奪璽書詔命以罪狀示天下其弟都指揮居易

子編修嗣修俱戍極邊諸以忤居正罷黜者俱召還

初言路爲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可立

與李植江東之並荷帝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啓愚主試以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帝手疏示申時行時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

言隨至非清明之朝所宜有尙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行巍蔽塞言路帝爲罷啓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巍心帝乃聽巍出此呂于外

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伐異音頤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下僚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意蓋指申行用賢等

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矣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高啓愚銅梁人楊巍字伯謙海豐人

冬十月余有丁卒

諡文敏

十二月以王錫爵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王家屏爲吏部侍郎兼

東閣大學士並預機務錫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

郎家居五年不出至是卽家起之家屏前爲日講官敷奏剴摯帝斂容

受之稱爲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僅二年

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攜以

錫爵負時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此錫爵至乃與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等由是大恨

詔以陳獻章胡居仁

字叔心餘干人

王守仁從祀孔廟

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

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

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

居仁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爲先

求放心爲要聞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並宜崇祀從之終明世從祀文廟者薛瑄與守仁等四人

〔西乙〕十三年春三月李成梁襲巴圖爾舊作巴土兒今改後仿此綽哈大破之巴圖爾

欲報父蘇巴爾噶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壻呼達舊作花大糾西部伊勒敦舊作

以兒孫今並改後仿此等以數萬騎掠瀋陽既退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

巡撫李松大城人潛為浮橋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

衆迎戰成梁為疊陳親督前陳擊寇而松以後陳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至秋諸部長復犯蒲河在奉天府承德縣西北明置于戶所于此今廢而西部音登舊作銀燈今改亦窺遼瀋成

梁命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音登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

長聞之始引去

以尙寶少卿徐貞明字開東貴溪人領墾田使督治京畿水田初貞明為給事中

嘗請興西北水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豈西北古稱富疆地而不

石東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放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

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涸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

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為害散之則為利今順天眞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為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

惟泄于貓兒灣欲其不汎溢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

以泄積流其淀之最下者留以潴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薊州紙

滄州慶雲地皆崔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擇水以成稻田若做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

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特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

半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

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貓兒灣今在雄縣東時以財匱不能舉及謫官南行御史傳應祜下獄貞明入獄調護坐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一十一明神宗皇帝

方水土性而立
故入漢水而
港汭南河
調漢水易
挹注故易
爲力然未
開舉長江
大澤悉藉
以浸彼稻
田也若北
地水勢湍
悍盈涸無
常流獨保
經支河宣
離止能殺
其漫溢之
威而堤堰
防遏之餘
淤沙亦惟
聞宜麥概
欲蓄敗塘
以收稼穡
乃必不元
時虞集首
倡水田之
議而未收
其效已爲
明驗徐貞
明乃欲徧
青徐遼海

府知事又著潞水客談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略曰西北之地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洪

之得特哉惟水利與而後旱潦有備利一也中人治生必有常餘之田以國家之全盛獨待哺于東南豈計

之輸久則劉租之詔可下東南民力庶幾稍甦利三也西北無溝洫故河水橫流而民居多沒修復水田則

易于爲亂水利興則農業者依田里而游民有所歸利六也招南人而耕西北之田則民均而田亦均利七

也東南多漏役之民西北極重徭之苦以南賦繁而役減北賦省而徭重也使田墾而民聚則賦增而北徭

可減利八也沿邊諸鎮有積貯轉輸不煩利九也天下浮戶依富家爲佃客者何限募之爲農而簡之爲兵

修復水利則做古井田可限民名田而自昔養民之政漸可舉行利十三也民與地均可做古比閭族黨之

俗制而教化漸興風既還朝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彥邯鄲人等方開

水利于薊永間有效遂令貞明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貞明先詣永平

募南人爲倡及明年二月已墾三萬九千餘畝又徧歷諸河周覽水泉

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勛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帝惑之遂罷

夏四月京師旱大雩自去年八月不雨至是月帝步禱南郊面諭大學

士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剝害小民以致上千天和

今後宜慎選有司乃詔中外理冤抑免天下被災田租一歲先是李植等疏

朋奸罔上詔削季馴籍擢植太僕少卿江東之兆祿少卿羊可立尙寶少卿至是御史蔡系周以早上疏劾
補且言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尙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蓋實由植所稱尙書謂季馴也于是東之抗議
求罷可立復代爲植辨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
交章劾之帝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靈起良田
寔未審
形勢至
其路水客
談所載非
不媿修舉
聽而臘陳
未開紙上
大利仍不
空言生
離平書見
耳聞之

秋七月雷震郊壇

八月京師地震

閏九月帝詣大峪山閱壽宮

初帝謁山陵用禮部尙書徐學謨

字叔明蘇州府嘉定

言將卜壽宮于大峪

在十年

時李植以巡按御史扈行閱視謂其地未

善欲與江東之疏爭不果既而帝再臨視

在十年

遂作宮役既興矣

在是年八月

植以壽宮有石申時行與學謨姻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與東之羊可

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乃學謨以私意

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車駕初閱時

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帝責三人奪俸半

歲未幾復以王錫爵言貶三人官

錫爵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請上意先定言者適投其食而輒曰附于用賢等語張馮之黨且謂

舍建言別無人品建言之中舍采張馮蠹事別無同志以中人之資乘一言之會超越朝右日尋戈矛皆不平之大者帝乃貶植東之員外郎可立評事

然猶以植言壽宮

有石恐寶座將置于石上至是復親詣閱之終謂大峪吉遂謂三人于

外

冬十一月禮科給事中王三餘

安平人

請帝親郊不從

三餘請帝親郊以

答天戒帝怒其奏請不早詰責之仍遣官代

時帝累詔稱疾郊祀廟享多弗躬親明年禮部主事盧洪春以帝不時事大廟

上疏極諫帝震怒傳諭內閣百餘言責洪春韓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從杖斥為民給事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 盧洪春字愚仁東陽人

〔丙戌〕十四年春二月册鄭氏大興人為皇貴妃三月禁部曹言事妃有殊

寵生子常洵進封皇貴妃而王恭妃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籍

籍疑帝將立愛給事中姜應麟字泰符慈谿人首抗疏請立元嗣為東宮貶廣昌

漢置縣隋改飛狐明洪武初復曰廣昌今縣屬易州典史大學士申時行率同列再請建儲不聽時帝以

旱霾下詔求直言郎官劉復初高陵人李懋檜字克著安溪人等顯侵貴妃時行請

帝下詔令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聽其長擇而獻之不得專達帝甚

悅之于是言者蠶起皆指斥宮闈攻擊執政帝概置不問門戶之禍大

起

夏六月松茂番平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為吏民患王廷瞻字稚表黃岡人撫

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資

番要索無已其所索例有新班錢熟衣錢架梁錢闕草錢放狗錢掛絲錢斷酒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靖僅六七

年勢復猖獗十三年夏楊柳番入犯金瓶堡在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南殺守將巡撫維

遵字道行涇陽人遣總兵官李應祥湖廣九谿衛人討定之番恃強剽如故會徐元泰宣城人

代遵撫蜀使使檄諭番不應是年春復攻蒲江關今名鎮江關在松潘廳南守將出擊

周官大事從長小事專達特為服官課績而官若諫官職司獻替則據事披陳宜務申自靖之義古稱臺無長官副封乃杜門戶惡習也時行逆揣曹上指令諸達聽其專擇而獻之是惟啓黨援不惟且愈滋楊

蔽之奸平
御則建言
者明知披
覽弗親益
可謂張以
幻且藉己
攻盜名立
而無所忌
勢何異揚
憚止沸哉

賊稍解東南路始通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
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命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于軍中樹赤白
幟各一下令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
下卽免罪番遇急不相救官軍連破河東河西諸賊巢禽賊渠三十餘
人俘馘千計之垣祖輪嘉靖初以指揮討番兒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葬焉至是班師明年又討破建
昌注見前諸番及印部今富遠府屬夷以其地置屏山縣今屬敘州府蜀中劇寇盡
平

秋九月王家屏罷家屏遭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冬十一月祀南郊

〔訂〕十五年春三月詔徹哩克舊作攢力克今後改仿此襲封順義王初諳達死徹辰

汗舊作乞慶哈前黃台吉改名襲至是徹辰汗死子徹哩克襲其妻三娘子卽諳達所奪

之外孫女而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爲中國守邊保塞諸部畏服
之帝嘉其功封忠順夫人

夏四月旱京師地震

六月京師大雨溺人民無算命順天府賑恤

秋七月江南水江西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時所在災荒河北尤甚戶

部右侍郎孫丕揚

字叔孝
富平人

上言海內困加派宜寬賦節用損上益下以培

蒼生大命帝感其言頗有所減罷

九月丁亥朔日食不見

冬十月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

諡忠介

初瑞自南京謝病歸高拱張居正

相繼當國俱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及居正卒吏部始擬用累遷

南京右都御史瑞力矯偷惰百司惴恐至是卒僉都御史王用汲

字明受
晉江人

入視葛幃敝羸有寒士所不堪者因醵金爲斂百姓罷市送者數百里

不絕

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自號剛峯
天下識與不識咸稱剛峯先生

〔戊子〕十六年春三月詔改景泰實錄去郕戾王號不果行時上下偷惰

詔敕多不奉行景泰實錄終明世未嘗改也

南畿浙江山西陝西河南大饑疫

起前尙書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季馴前爲李植所劾落職爲

民御史李棟上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既

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